

五月如歌

□张永生

五月,花如海,歌如潮;五月,青春激昂,热情奔放。一个个生动的节日,把整个五月串成了多彩的季节。

五月,因为“劳动”而激情澎湃。劳动是一种美丽,美丽了世界,美丽了生活,美丽了人生。从小就会唱:“幸福的生活在哪里?要靠劳动来创造。”辛勤的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双手诠释着“劳动光荣、创造伟大”的深刻含义。在这个伟大的节日里,我们吹响劳动的号角,用激情为劳动者加油喝彩;我们唱响劳动的赞歌,感悟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。人的一生,实则是一个劳动的过程,只有通过劳动,我们才会达到高尚的人生境界,才能构筑一道至善至美的人生风景线。

五月,因为“青年”而朝气蓬勃。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,青春是人生最可贵的年华,青春时代充满着无限生机,充满着自信与美丽。青春的步伐从来不会因困难而停止,青春的旋律从来不会因风雨而被阻挠。看,壮美的青春无处不在——它在志愿者飘逸忙碌的身影里,它在边防哨兵倚着的枪尖上,它在城市楼群工地青年突击队迎风招展的红旗上,它在莘莘学子开发设计的图纸上,它在一张张挂满汗珠,种植、收割庄稼的农家小伙的脸上……青春少时当奋发,人生几时有春光,时光的沙漏,认真地雕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年华,朝气蓬勃的青春,是生命旅程中最豪放的旋律。

五月,因“母亲”而庄严神圣。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母爱,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。母爱就像一场春雨,一首清歌,润物无声,绵长悠远。想起了母

亲,志向消沉就会化为意气风发;想起了母亲,虚度年华就会化为豪情万丈;想起了母亲,羁旅漂泊的游子就会萌发起回家的心愿;想起了母亲,彷徨无依的心灵就找到了栖息的家园。母爱无限,在这种神圣的节日里,掬一捧康乃馨,让那份真情在枝叶间绽放,轻轻地道一声:母亲,辛苦了,祝您节日快乐!

五月,因为“护士”而圣洁美好。洁白的燕帽,是天使的装束;微笑的叮嘱,是护士的本色。她们把真诚表达,她们把爱心奉献,她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防病治患、救死扶伤,履行着人道主义的天职。她们的辛苦,让病人减轻了痛苦。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之上,每时每刻,她们都把简单和平凡演绎成无数个精彩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,让我们深情吟唱:“柔情的双手,迎接生命的希望。温馨的话语,呼唤健康再起航……”

五月,因为“家庭”而和睦温馨。家,是一个温暖的字眼;家,是一种熟悉的心跳;家,是一个社会的基本“细胞”。家庭,是亲情与爱的标志,那点点滴滴的幸福,实实在在的欢乐,时刻都可以把它装扮得暖意融融。无论我们是在天涯,还是海角,只要一想到家,就会有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动。温馨和睦的家庭,不仅让我们享受到人生的快乐,更可以给我们以前行的勇气和力量。鸟儿感谢蓝天让它飞翔,鱼儿感谢海洋让它徜徉,花儿感谢阳光让它绽放,我们感谢家庭让自己依靠和成长。

劳动歌唱在五月,青春燃烧在五月,憧憬和希冀飞翔在五月……五月,以节日的形式提醒我们,心怀感恩,从不虚度分秒的人,必将收获丰硕的人生。

爱你在心口难开

□马亚伟

有一段时间,我很想对母亲说三个字:我爱你。大概源于周围的人在倡导,把爱说出口,勇于对父母说我爱你,带给他们别样的温情。但从小到大,我和母亲之间表达感情的方式都是含蓄的,这三个字很难说出口。

我对自己说,等到我的生日就对母亲说“我爱你”,儿女的生日是母亲的难日。我生日那天,母亲给我做了很多好吃的,我美美地吃了一顿。可我几次鼓起勇气想说“我爱你”,却始终没说出口。后来的母亲节,母亲的生日,我同样没说出口。

那三个字,成了我心头的小秘密,羞羞涩涩地躲藏着,就等一个机会蹦出来。一天闲来无事,忽然又想起向母亲“表白”的事,我拿出手机,打出那三个字,然后输入母亲的手机号。要不要发送呢,我还在犹豫的时候,手指已经点了发送键。可我的脸却烧起来,那种感觉不是甜蜜的羞涩,而是带着一点尴尬和不自在。我忽然想到,收到短信的母亲,也一定会感到突兀,不知所措。鬼使神差,我竟然又发了一个“妈,刚才我发错短信了。”就这样,又一次表白未遂。

我是爱母亲的,就像母亲爱我一样。每次回老家,我都会精心为母亲挑选她爱吃的东西,还会买她喜欢的戏曲光盘。那次母亲生病了,我急得不行,赶紧把她接来。我骑着自行车带她到小城一位老中医那里看病,母亲虽然不重,但逆风而行,我骑得非

常吃。母亲一个劲儿说:“我下来走吧!”我喘着气说:“不用,一会儿就到了。”母亲搂着我的腰,就像我小时搂着她的腰一样,爱意在母女间流淌。

世界上的爱,恐怕只有母女之间最亲密无间。夫妻之间也会生出嫌隙,父女、母子之间交流毕竟有些障碍。可是,对母亲说出“我爱你”,怎么就这么难?后来我明白了,是我们那个时代造成的,我身边的同龄人几乎都没说过。我们与母亲心心相连,但那三个字,却隔着万水千山心的距离。

有一次,我带着女儿回娘家。女儿在我身边撒着娇,我把一块糖放到她的小嘴巴里,她“啪”地亲了一下我的脸,然后嗲嗲地说:“妈妈,我爱你!”我很自然地回应:“妈妈也爱你!”

女儿突然说:“妈妈,你也对姥姥说‘我爱你’吧!”我不假思索地学着女儿的腔调对母亲说:“妈妈,我爱你!”多亏了我的不假思索,如果思索一下,肯定又说不出口了。说完后,我看到母亲愣了两秒钟,呵呵地笑了,说:“我明白。”

我没有想到,我一直想对母亲说的“我爱你”,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说出来的。而母亲的一句“我明白”,让我豁然开朗,说不说“我爱你”有什么要紧的?爱,彼此明白就够了。

草木如诗

□耿艳菊

去郊外看一位朋友,车行在阔静的公路上,阳光像碎金子一样泼洒在山川大地上,暖融融的,懒洋洋的。车窗开了一点,有清风跑进来,逗弄着人的脸颊,头发,和心怀。痒痒的,直痒惹起一怀诗情来。

先生最有兴致,摇头晃脑,像旧时的老夫子,抑扬顿挫,撰改起海子的诗:我有一所房子,面朝郊外,春暖花开……

然而趣味的笑声落下,看这郊外的北方,春暖了,花却是不曾开。举眼望去,仍是旧日模样,空荡荡的大地,空荡荡的枝丫。除却阳光和清风,没有丝毫春天的情意。

不免嘲笑起先生来,先生却胸有成竹,淡定安然得很,笑我只看外表,一叶障目,看不到人间草木内心的大森林。

他指着路边的泥土,远处的树木,说,这泥土下薄薄一层就是小草芽儿,还有那些树枝,花枝,近处瞧,都泛青了。它们呀,都在憋着劲儿,写诗呢。不久,你就看到了,这人间大地上,油油的青草,枝上的红花绿叶,啪啪,都绽放了。那一行行诗,诗情画意,尽是草木赐给我们的诗篇啊。写诗这件事,那可是急不得的。

先生的话风趣无边,行动也是风趣无限,定要停下车,问候一下正在写诗的草木。我站在一棵槐花树下,细看那枝丫,果然苍绿间泛着几分生动的诗意。

忽然忆起旧事来,那是八九年前,也是这样的春光,草木都还隐藏在内心的森林里,而天暖鸟鸣唱,春意已然明媚。

那时候我刚毕业半年,租住在这个城市远郊的一个十分破败的小院落里。欢欢喜喜过完年从老家千里迢迢来上班,可是

老板的一个电话,说公司停业,另谋高职,突然把我打到无助的深渊。

无奈之下,只能硬着精神往前走。出了校门,再也不能依靠父母,自己的路只能靠自己。打印了很多份简历,一份一份投出去,然后手里攥着一点点生活费,在那个远离故乡远离亲人的冷落小院里等一份美好的希望。

那种寂寞煎熬的等待,每每回想起来,却是风轻云淡的样子。印象深刻的不是那种痛苦,而是那阳春的春光。春天的风光是不分穷富贵贱,成功失败的,无处不在。

记得每天上午,我一打开门,阳光已经铺满了院子,亮亮的,在眼前直晃悠。院子里有两棵老树,小鸟雀就站在那苍老的树枝上蹦蹦跳跳,高一声低一声,愉快地唱着只有它们自己才懂的歌谣。

我本来沉闷的心在闪耀的阳光和快乐的小鸟里变得轻松,那样的情景让我的内心充满感和诗意。铺开稿纸,在简陋的椅子上,在阳光恣意的院落里,在苍老的树下,在鸟鸣声里,我写下一行行诗句。抛开身外煎熬的等待和痛苦,我在诗句里度过了那段人生初始的时光。

后来,当像人间里的草木一样,历经尘世的春夏秋冬之后,再回头看那段独自行走于世的初始时光,那样的痛苦和挣扎不过是人生这首长长的诗篇里一个坚强的字,一个铿锵的符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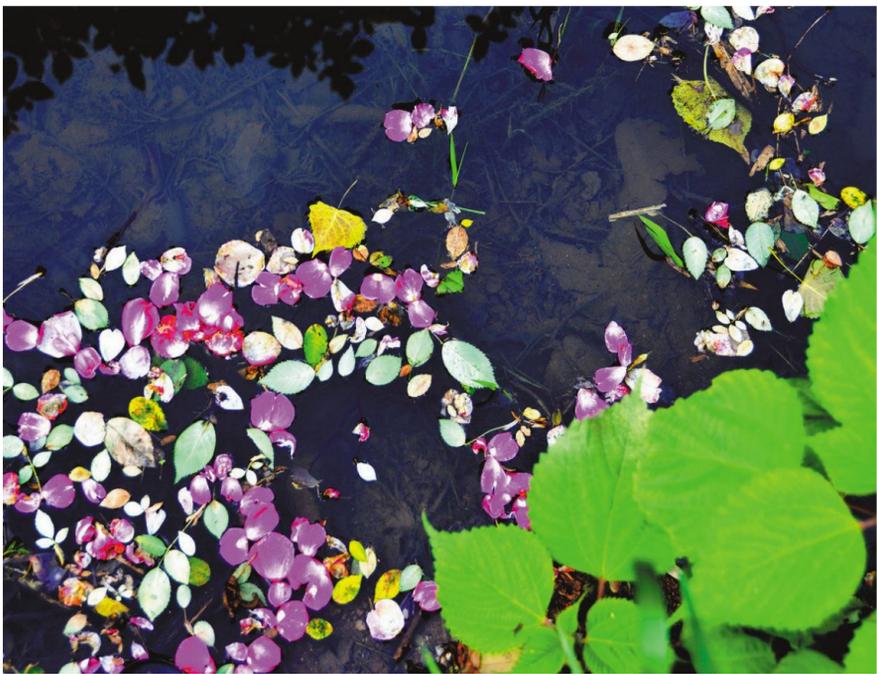
人如世间草木,草木亦如人,情怀缠绵。草木如诗,美丽空间。人如草木,诗情晒然,美好乐活于世。

在林间听百鸟争鸣,绝对是一种心灵享受。

小区南面有片方圆十余亩地大小的林子,葱郁的树木高低错落,给城市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风障。林子很美,茵茵的草,紫红的花,婆娑的树,清爽的风,洁白的云,瓦蓝的天,都像一首首唐诗宋词元曲令人陶醉,且能够咀嚼出不同凡响的韵味来。当然,林子最美的还不是这些目睹的,而是耳闻的——鸟鸣。

春夏两季盛产晴天。选一个晴朗的日子,走进茂密的林地,在软绵绵的草地上和香酥酥的花丛中席地而坐、仰面而倒,微眯二目,屏气凝神,聆听从密密的绿海中飘出的悦耳音符。

清晰而婉转的旋律飘飘洒洒,幽幽入耳,胸中所有与红尘有关的琐事闲愁瞬间便被滤除干净,心如止水,无波无浪,澄澈碧透,只有一个个跳跃的音符在心灵的原野上如敦煌飞天舒袖曼舞。



铜官山

春逝

盛近摄

赠同学(五首)

□周宗雄

一
弹指之间四十年,
青丝渐稀白发添;
春风蝴蝶相牵舞,
笑看夕阳红满天。

二
四路精英汇小城,

三
老友新朋喜事连,
子孙满堂不成眠;
举杯把盏同筑梦,

四
窗前腊梅望月明;
满面泪流相思苦,
未料今生再相逢。

五
老友新朋喜事连,
子孙满堂不成眠;
举杯把盏同筑梦,

桑果铺成满地诗

□董改正

桑树是乡间的树,是乡愁的树。春四月,也没见它开个花,幽个香,就长出小蚕一般的桑果来。桑叶油浸浸,桑果毛糙糙。上学放学,经过树下时,都要眯起眼,看看那清白颜色有没有深化。桑叶筛下的斑驳阳光,照到仰望的脸上,像京剧里的花脸。

细点的树,一天总要被爬上千十遍八遍吧。大人们端着碗吃饭,一边劝诫:“现在不能吃,全是寡淡味的渣子!”哪里就肯听了?上得树来,迫不及待的摘一个送到嘴里,果然。大人白眼:“说了还不听!”小孩白眼:“好吃!好吃!好吃!”一溜烟跑了,大人站在那里学给别人听,筷子指着那背影笑——他怕是想起自己的童年了吧?

有人终于吃到酸味了,眉头拧成青桑果一般,也不顾,站在树上只是叫:“酸了!酸了!”底下仰望的孩子也叫:“酸了!酸了!”酸了的桑果是深青色的,离红就不远了,怪不得他们兴奋,再过几日,有人发现新大

陆一般,高呼“桑果子红了!”果真一树青红,映得叶更绿了,衬得风更暖了。红桑果已脱离了“青涩”,润了,美了,却将酸提到了极致。此时几乎每条桑枝上,都缀着一个“猴子”,吃得牙根酸软,吃豆腐都怕碰坏了牙时,才肯下得树来。那么第二天呢?外甥打灯笼。心里想:今天或许不会像昨天那样呢?

不会上树的孩子,拿竹篙子敲,雨一般啪啪啪的落,一哄而上地抢,膝盖上两个泥印子,嘴角脸颊是大写意的红。等到桑葚红得发紫,紫得发黑时,就不能拿篙子敲了,落地便是紫雨,如吴冠中的纸上江南。那些能够爬树的孩子站立树头,随风摇曳,随摘随吃的风度,被小孩子们神一般膜拜。

大姑娘小嫂子为了得到紫桑果,少不得要拍他们马屁。先是叫其大名:“治国!”——那孩子平时的名号是“六九”。治国听到了,淡定的应了一声,底下叫:“帮姑妈点桑果子吧!”用竹篙将篮子送上,他弯腰接过,专挑紫

是鸟儿唱给自己的,它们并没有考虑到人类听懂与否,更没有考虑到人类的体感好恶。就像鸟的名字,鸟本来无名无姓,人类为了称呼上的方便,便硬在它们美丽的羽毛上涂上标签。人类方便了,鸟却不一定喜欢;鸟儿歌唱,呼朋引伴,卖弄口舌,人类却不一定能听懂——所以,听鸟与闻鸣,领悟与懵懂,全凭个人的感悟。这就像植物,有人看中了它的果实可以果腹,而有的人则看中了它的秸秆可以生火。

雨雾初晴是鸟儿竞相登场的黄金档期。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,泻了一地的斑驳。草地上滚动着晶莹剔透的水珠。就像是著名作家笔下的一场暴风雨骤雨,嘈杂的鸟鸣突然间纷纷扬扬,铺天盖地地泼泻下来,刹那间便淹没了林间的角落落落。心灵在这一刻跳跃于豪迈的激情里。来不及掩耳,辨不清个数,就在猝不及防中听凭那些清晰

的鸟鸣无遮无拦地倾泻下来……近的,响亮;远的,悦耳;高的,粗犷;低的,沉郁;细的,婉约;粗的,豪放。这一曲合唱堪与贝多芬的《第九交响曲》一决伯仲,又可与柴可夫斯基的《如歌的行板》不分轩轾!就这样缥缥缈缈,脆脆亮亮,袅袅婷婷,把人引入一片遐想之中,融化在古老的传说里和如洗的碧空中……

在林间听鸟鸣感受的不仅仅是大自然的永恒律动,还可悟得人世间的沧桑轮回。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,共展“天人合一”的美丽画卷时,鸟鸣就成了一种天籁,一杯香醇,来自于九天玄女温纯的问候,来自于东海仙乡真挚的祝福。把酒临风可浇块垒,徜徉林间宜听鸟鸣。人间乐事夥矣,徜徉一颗浮躁的心,寻觅挪亚方舟之时,鸟鸣是最廉价的心灵按摩。

在林间盘桓,最想做的事不是观赏风景,而仅仅是——想做一只鸟,歌唱生命的平凡!

江南的雨

□周颖

一场雨,让寄居的小城隐在淡淡的雨雾中。临窗而立,飘飞的雨把楼下的青瓦洗得清亮。雨水顺着瓦楞流着,在檐下挂起了一条银丝。清脆的雨滴声里,思乡的水花溅起,朦胧中似看到了青瓦上的故乡。

雨下得如此急,甚至楼下的阿婆都来不及收院子里的衣服,我木然地看着阿婆迈着祖母一样蹒跚的脚步,在院子里奔忙,脚下踩着家乡一样的韵味。这个时候,我会庆幸自己住的楼下还有一片这样的风景,幽深的小巷里,几十排青砖黑瓦的老房子错落有致地排列着,弥漫着过往的韵味,祖先的味道。

这样的天气里,我可以在雨中细细品味故乡的味道,倾心聆听雨中的精彩。雨滴拍打着青瓦,犹如奏响了一曲美妙的轻音乐。雨声中有我梦里的家,有我青砖黑瓦的童年。我似乎看到瓦楞间的青苔和一棵棵直起腰身的野蒿,还有散落在小巷里的一朵朵红的、蓝的、七彩的伞花,一切都那么相似,一切都那么亲切。异乡里,古巷就是一条长长的藤,一头连着故乡,一头连着南方夜空中最广阔的宁静和最深沉的安详。

真的没有想到在这样的闹市里还会有这样的一片天地,和家乡的情调如此相近,只是少了青山秀水,而一片片青瓦覆盖着的都是遗留下来的新天地。如此,那无边的乡愁也变得淡然了。虽然身处异乡,却因了这些故乡一样的青瓦而内心殷实,充盈着幸福和快乐。不管这家园是地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,我都很知足。

江南这一排排青瓦覆盖的老房子,已找不到故乡古村落的封闭和凋残。它把古朴的身影遗落在繁华里,在城市的节奏里呼吸。生活,除了青瓦本身的年龄和记忆,所有的都融进城市的心跳里。

雨中的青瓦格外别致,这些城市里的隐士,把青衫和旗袍压进箱底,让梅雨的叮叮慢慢发霉,长出许多思念来。一片青瓦,一块历史,一片浓得化不开的乡愁,在小巷里弥漫。我想起戴望舒,想起丁香一样的女孩,想起雨巷中的油纸伞,那时花开已没了旧人。

不过,我还是喜欢家乡的青瓦房,没有拘束,可以自由地敞开胸怀,让细细的炊烟顺着风远行。流浪的身影里,有瘦弱的文人,有迁徙的商旅,有远嫁的红颜,在这样青瓦瓦里思念着,怀旧着,他们在青瓦覆盖的木格子窗棂边沉吟,思念,古诗词里张继、李商隐带着古风流下了思乡泪水。

时常,我会把青瓦当作一部旧书,把它当成故乡老家的屋子,在亲切和畅想中阅读乡愁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心中的家园,任何一处青瓦覆盖的老房子都有家乡的韵味,都能生出家的温馨。天南地北,青瓦就是流浪的历史,任何建筑都无法代替的历史。当然,还有木门边的蓑衣,斗笠,檐下的农具,堂屋里雕花桌案上的青花瓷坛,案头上的线装书,这些民间的朴实记忆沉淀了一个地方的丰厚底蕴,我都喜欢。

青瓦也是历史中发黄的名片,它们静静地点缀在各个角落,有名的,没名的,都一样厚重着,抵达游子的心深处。大的有古城的城楼,小的有不同时代的县衙;文人雅士里有周作人的苦雨斋、丰子恺的缘缘堂;还有戏院,有宗祠,有寺庙,等等。总之,那些与青瓦有关的建筑细节,花窗、飞檐、雕梁和隔扇,早已脱离了一般意义上的建筑点缀,成了一种文化抑或精神上的指向,指向旧时,指向回忆,幻化出生活的七彩来。